

王立军“不能抹杀文强的历史贡献”论引发争议

刘小冰:妖魔化文强减弱警世意义



昨天多家报纸刊登的文强受审照片

王立军作出评价
文强做了很多贡献

文强老家 长江日报图

认为,也有理性的网友认为王立军有“难言之隐”,此番表白言不由衷,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强是“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”,联系王立军此前犁庭扫穴,铁腕打黑,与黑势力誓不两立之强势,到今天突然变得如此温情脉脉,这种猜测恐非毫无道理。

相比评论的较为温和,网友的评价就比较尖锐了。一位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直露地表示:估计文强不会判死刑,至少王立军已经在动摇了,要为文强论贡献了。

文强家乡背景受关注

知名学者刘小冰认为,要想不妖魔化一个人,看法院判决,看这个人的一生。

2月1日,《长江日报》对文强老家进行了探访,也对其成长经历进行了揭秘。

报道说,山城重庆有多个俗称“十八梯”的地名,然而,位于沙坪坝区曾家镇老街上的“十八梯”,不仅鲜有外人前往,也鲜为人知。记者寻访到这条3米来宽的街巷,步下18级石梯,左手边的第一家是一幢3开间的8层楼房,在有着20多户人家的曾家新街绝对是鹤立鸡群。这就是文明君的家,他的老三叫文强。

在街坊眼里,文强的父亲文明君一天最多能说出5句话,而练传芳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能谈笑自如,也颇讲义气。几位上了年纪的邻居们说,文家的孩子都有点接母亲的代,其中文强身上尤其明显。

听说记者是来采访文强的经历,一位王姓妇女称文强仗势欺人,霸占了她家的房屋。据王姓妇女称,她的公公就是文明君母亲的表弟,按辈分文强应该叫她叔娘,但1982年落实私房政策时,文强还当着公社干部的的面用脚踢了她,从此两家反目为仇。

文强自从调到重庆当公安局副局长后,除了父母去世,他几乎没回过“十八梯”。

文强早期就“唯上”

记者在文强曾经就读的曾家中了解到,文强是1971年7月从该校初中毕业,学习成绩中等偏上。1972年1月,16岁刚过的文强下放农村,说是插队落户,其实就是到离家仅2公里远的回龙大队。

今年82岁的周绍元曾是大队长,他回忆的一件往事,很能说明文强的为人处世之道:当时大队有个出了名的懒人,大队干部只要发现这人偷懒就罚晒太阳。有一次,周绍元见体罚的时间太长怕出意外,便对看管的文强说:“让他进来算了。”文强连声道:“你是领导,你说那样干嘛。”

一位现任村干部的中年人告诉记者,文强比较随和,当时每次到大队部开会的间隙,他总爱喊文强的外号:“文瞎子,来下盘象棋。”文强不但不恼,总是笑呵呵地跟他厮杀一番。

快报记者 刘方志 综合

在关注文强案的同时,公众也注意到了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一番表态:不能抹杀文强的历史贡献。王立军的表态,在特别的时间,引起了特别的关注,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小冰认为王立军的一番表态值得认可,并且认为妖魔化文强使文强案的警世意义减弱。

拒绝妖魔化

如果把这件事放大了看,我们的历史还有很多忌讳,不敢看一些过往的历史。

——刘小冰

现代快报:您怎样看王立军的“文强贡献论”?

刘小冰:我一直很关注文强案。对王立军的表态,我觉得,从评价一个人的角度看,还是值得认可的。就像当年文强就张君案所说,他就认为,人们评价张君太简单化,而最近我们知道了张君当年评价文强的一句话:十年后你也会和我一样,看来文强和这个张君还有心灵相通的地方。从这点来说,王立军的话是正常的,文强总有过人之处,他分管刑侦期间,重庆的警方还是树立了威信。

现代快报:如果按照“王论”的逻辑,文强案发后,一些评价和做法是不够客观的。

刘小冰:有一个很好玩的细节,叫人不能不注意,那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内部办的一个刑侦文化沙龙,图片展没有文强的照片,在王立军的要求下,警员挑了一张最好的文强照片贴出来,尺寸大小也跟其他领导一样。这个事情,不是因为实事求是的普遍适应的结果,不是当地官场实事求是的生态使然,而是个人意志实现的结果。如果当地官场的文化氛围是实事求是的,那么应该是不用王立军说,文强的照片也会上图片展。

现代快报:您认为这样的细节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心态?

刘小冰:如果把这件事放大了看,我们的历史还有很多忌讳,不敢看一些过往的历史。可以说,很多人是活在虚伪的历史文化中,而也有的人制造虚假的历史。

现代快报:有不少人已经注意

到了这种妖魔化文强的现象,而这种现象并不“孤独”。

刘小冰:妖魔化的现象并不罕见。妖魔化文强,不利于我们思索文强现象,其警世意义也会减弱。在对文强案的关注中,一直以来,舆论一窝蜂地认为文强是“罪人”,把照片也下了,其实,对文强还没有宣判呢,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被告人。

现代快报:王立军要求上文强照片,应是对妖魔化文强的一种批评态度,但这恐怕不是唯一的。

刘小冰:想要不妖魔化一个人,看法院判决,看这个人的一生。拿文强的成长经历来说,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当上县公安局副局长后,升迁很快,这种提拔虽有特定的历史条件,但总还是超常规的,并不是真正民主意义上的结果。从其权力运作来看,文强曾经说过一句,打什么黑,我就是黑,一个高官说出这种话,说明权力超强大和集中。并且,对文强的监督也成问题。现在,监督的法规很多,监督的机构也很多,我们有人大监督,有纪委监督,还有社会监督,但是到了文强他们那都失去了作用。想起一个小故事,夏威夷鼠患成灾,有人找来了比猫更强的天敌:猫鼬。大批的猫鼬被送到夏威夷各岛去放生,结果呢?老鼠不但没死,猫鼬也变成大问题。原来,老鼠是夜行动物,晚上出来搞破坏;而猫鼬却是日行动物,它们虽是天敌,但就是碰不到一块儿。当地的野生鸡种、野生鸟类倒被猫鼬杀掉一批,许多动物面临绝种的危机……猫鼬和老鼠不在一条线,那么,我们的监督和监督对象是不是一条线呢?值得反思。

还有深度反思

社会不仅仅是白加黑的社会,不能非黑即白,评价历史人物,不能简单采用一分为二的办法,应该多角度。

——刘小冰

现代快报:对文强的评价体系之外,还有什么值得反思的?

刘小冰:文强当副局长10多年,一夜之间权力就没了,没有经过多少程序,这样一级权力的消失,应该交给法律来办。而这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。这三个方面的问题,一是罪行的规定是不是完全到位,可思考。“称霸一方”等用语,严格说不是法律上的罪名;二,从“刑”这个角度来说,有期徒刑应该增加“从重”“从轻”等档次。重庆规定对黑社会头目不减刑,这个应该是刑法来决定,而我也建议,对黑社会头目就应该规定不能减刑和缓刑;三,应当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,如洗钱罪,现在还有不明确的地方。

现代快报:文强案带给我们深度思索的机会。

刘小冰:是的,文强案能让我们思考,很多东西,不能仅仅一分为二,也能一分为三,甚至更多。社会不仅仅是白加黑的社会,不能非黑即白,人生是多彩的,行为方式也是多彩的,评价历史人物,不能简单采用一分为二的办法,应该多角度。

现代快报:也有人担忧,“王论”有其他意图。

刘小冰:有人还揣摩,这样的话,是不是为了让文强“免死”啊。其实,肯定文强的历史贡献,和文强应承担法律后果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,肯定其贡献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免罪。

现代快报:“王论”发表后,很多人给予了好评,但也有人进行了质疑,考虑到王的身份,是不是如果其他人来说这番话,猜测就会少一点,争议就会小一点呢?

刘小冰:争议声肯定会小一点,王立军现在如日中天,一句表态,对后续的事情难免会产生影响。

快报记者 刘方志

网评

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:功是功,过是过。

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:现在突然夸文强,有点奇怪,不知有何深意?

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:这是哪对哪?王立军只是对记者说的“实事求是”的意思。真是小题大作。

“王论”引争议

王立军对文强的评价,立刻成为2月2日的新闻热点,在李庄案和文强案同日开庭的这天,“王论”带来的震动,并不小于两案的开庭。显然,人们更着意探究的是王立军为什么会这样说,这样说的真正意图是什么,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

见诸于报端的评论,大都对“王论”给予了赞同态度,也有人表示担心。评论人刘义昆写道:全盘地否定文强,将文强妖魔化,不仅不利于案件的审判,也不利于重庆警界与政府官员从文强身上汲取教训。需要指出的是,客观评价文强、尊重历史,并非替文强“翻案”,而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文强。

《鲁中晨报》一篇评论则